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

George Oakley Totten III

[美国] 陶慕廉 著

赵晨 译

周纪荣 校



D7361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

George Oakley Totten III

[美国]陶慕廉 著

赵晨 译

周纪荣 校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北京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

美国 陶慕廉 著
赵晨 译 周纪荣 校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 15 $\frac{1}{8}$ · 355,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64-197

书号: 11309·30

定价: 3.50元

中文版自序

我很高兴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一篇序言。我自己对亚洲的兴趣起始于幼年时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古典仪式的喜爱。后来，当我15岁时，也就是1937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更促使我想要进一步了解亚洲。这样，我还在读高中时就想要学习中文，但是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后，我才能够这样做，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我志愿参军后，被首批选送去学习日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只是因为我已开始学习中文。

我在东南亚同日本军队战斗。其后，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我被指派为东京美军总部的翻译。那时我遇到许多日本左翼活动家，他们反对这场导致日本失败的侵略战争。我也注意到美国占领当局没收了日本内务省和外务省的图书馆。内务省保存有从1900年前到当时的那些被查禁、被部分删节或被认为是“危险”著作的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人）著作。这些材料，都被送到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1949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接触到这些材料，将其用于我的博士论文中。

本书是以权威的日本材料和笔者对许多活动家的采访为基础。有许多材料没有在脚注中标明。*

我认为80年代的中国人民将会对本书产生特殊的兴趣，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中文版均用章尾注。——编者

1. 随着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日益深化，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要进一步了解那些反对日本进行侵略和为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村佃农利益而战斗的日本人的生活，同时也进一步了解日本“受压迫”的妇女，在日朝鲜人以及“特殊部落民”的情况。而大多数日本官方的历史学家都忽视了或是仅仅稍微涉及到这个方面。

2. 日本左翼的发展同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关系密切，中国革命的经验对日本左翼运动有很大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导致日本社会运动分裂的试金石。中国人如果认为所有日本人都支持日本侵略中国，那就错了。

3. 我只是在整个左翼运动的背景下描述了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极右翼运动，因此本书中没有专门谈及日本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我非常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理解战前日本革命斗争的不同背景与其原因，以及其后直至今天的发展。

本书出版以来，美国和日本出版了一些更详细的专著，更深入地描述了战前日本社会运动的各个方面。但是我高兴地看到，美国研究战前左翼政治运动的学者仍认为本书是一本经典的基础著作。在日本，同那些往往倾向于某一左翼或右翼的日本著作相比，本书被认为是一本更为“客观”的著作。我认为，在有关该主题的论著中，本书在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作为一本基础著作而存在。

尽管本书可以作为一本标准的参考著作，但它对该重要主题的各个方面未能深入探讨。限于笔者的水平和能力，书中尚有许多疏漏之处，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给予批评和指正，并就该主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George Catlett Totten III

陶慕廉 1985年8月

英文版自序

战前日本社会民主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包含着希腊悲剧的许多因素。20年代，它满怀希望，抱着坚定的决心登上政治舞台。国内国外鼓励的贺词纷至沓来。但从后台的合唱中，已经能够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反调。命运似乎注定它要遭到反对。

社会民主运动克服了周围的巨大障碍而诞生。事实上，正是在国内外的事件开始显示厄运即将来临的1936~1937年，它获取的成功最多。它试图采用痛苦地否定自己生存权利的方式，作为一种反抗运动来拯救自己。它过晚地才察觉到，当时以“圣战”名义进行的全国规划和改革基本上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从中很难产生社会主义，更谈不上民主了。

然而，一个运动不象一个英雄人物，它可以重新恢复生命，从自己的灰烬中兴起。1945年战败后，社会主义者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迅急崛起，而又疾速衰落，然后又在坚实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这次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必将取得政权，这个目标有时近在手边，却又令人沮丧地延至将来。

日本出现了新的自由，一些新的世界联盟建立起来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阻碍社会民主运动的许多社会经济结构性的因素依然存在。从主观上说，这个运动仍旧受到它战前经验的约束。它的那些老资格的领袖们为什么非常保守，这只有借助于战前时期的幽灵——或者魔影，才能充分理解。

本书试图分析战前社会民主运动的性质，这不仅是以此为

先导，来理解当代日本政治中的主要反对派，而且也把它作为一个运动本身来考察其具有的意义。它的行为所显示的特点，对比较政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都反复出现过这种共同的模式，但日本的运动带有许多特殊性。同时，了解社会民主运动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日本现代化进程也是必要的。

本书中所说的社会民主运动，主要指的是日本从1925～1940年存在的非共产主义的各无产政党。但除此之外，也论及在地方选举和全国选举期间以及两次选举的间隔时期，支持这些政党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社会运动、少数民运动和其他运动。本书不过分拘泥于词意的一致性，而以“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词泛指社会民主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甚至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指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主干运动以及从其派生出来的其他运动。本书有时可能用“社会运动”或“无产阶级运动”来代替“社会主义运动”一词。本书中以大写字母“C”开头的“共产主义者”一词是专指日本共产党的党员和在其直接领导下的人。

本书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词虽不包括共产国际承认的日本共产党人，但这个词象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条件下所用的含义一样，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的条件下，无产政党的领袖们必须作出明确的决定，他们打算在被允许的政治自由的狭窄范围内活动呢——当然，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要经受考验——还是试图直接推翻天皇制呢，如果选择后者，他们一旦被捕将会被控告“触犯天皇罪”。本书的重点是研究那些合法的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政党谋求维护无财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或是工人、农民或者其他种人。这整部书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战前日本条件下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定义。

本书第一部分提出如下的基本问题：社会民主运动在日本是怎样产生的？日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对社会民主运动是否有利？哪些先例为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并规定了其所继承的传统？是什么进程促使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同社会民主运动的各种派别——无论马克思主义派、费边主义派、基督教派或其他派别——分道扬镳？最后，哪些事件和合理化改革迫使无产政党的领袖们背离他们早期信仰的许多原则呢？

第二部分集中研究领袖。哪种类型的人成了各类非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其次，各不同领导集团在接纳新成员的标准上，如年龄、所受教育和其他背景因素方面有何不同。我的研究表明，了解各派的凝聚性和持久性是理解千变万化背后的连续性的关键。

以此为基础，第三部分进而探讨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内心所想的无产政党的职责，他们想代表什么阶级，他们进行了哪些议会斗争和非议会斗争，他们为国内改革、日本外交以及他们自己的国际交往提出了哪些方针政策，在与时代的变化相适应中，哪些线索显示出政策的连续性。

第四部分研究选举和组织支援问题。以前的研究没有太多注意社会民主运动在1936年和1937年选举中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未试图说明获得成功的原因，而是假定革命热忱已经消失。在这一部分中，把错综复杂的组织支援关系分解开来，以便暴露出令人迷惑的组织形式变化背后所隐藏的派别继承性。在这方面，还注意研究了妇女在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作用，以及以前被视为不可接触的少数部落民团体和在日朝鲜人卷入社会民主运动的程度。

在结尾一章中，陈述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特点及其在日本的环境下所起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使人们用比

较方法使用这种知识。这涉及到对整个社会民主运动及其各分支的作用进行说明。由于这些说明所依据的材料迄今为止在英文著作中出现很少，因而作者感到在本书中包括这样一部分对其他研究者可能会有益处。这里具体探讨了以下问题：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从外国输入的，这个运动的领袖以及对这个运动的支持来自哪些社会成分，从意识形态上看，社会民主思潮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书的考察并不认为囊括了社会民主运动的一切方面。笔者有意将无产阶级的艺术、文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领域作为临界点。对社会民主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更详细研究留待以后出版。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只是在必须阐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作用及其局限性的范围内才会谈到。我设想读者们具备日本近代史的背景知识。我认为这部书是一本开创性著作，希望它能打开一条路，引出一系列更详尽的专著。随着基础的奠定，后继者将能够更容易地取得进展。

不管今后还需要做多少工作，不管本书有其局限性，但是本书所论述的主题，对每个认真研究20世纪的日本的学者来说，或是对任何一个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运动作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值得思考的。

本书能够完成，是得力于美国和日本的各种研究机构与基金会以及许多有关人士的慷慨帮助。本书实质上是我同我的两位主要合作者，即阿伦·伯内特·科尔和上原英男，共同执行“日本社会民主党研究”这一计划的成果之一，是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两卷本中的第一卷。第二卷书名为《战后日本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是我们三人合著的，其中有一章是罗纳德·P·多尔写的，这本书也即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项研究计划得到弗莱彻尔法律和外交学院的赞助，受到该院院长罗伯特·

伯吉斯·斯图尔特的鼓励，还得到约翰·斯科特·埃弗顿先生和克利恩·斯韦泽先生管理下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这项研究计划的日本文献目录部分已由上原英男出版，题为《日本左翼社会运动：注解目录》（日本东京，美国拉特兰与佛蒙特，查尔斯·E·塔特尔公司，1959年）。本书已无需再附加书目专章，因为这里使用的大多数日本文献，除了最近公布的一些次要材料外，都包括在那本资料集中。本书引用的日文材料和大多数西文材料全部放在脚注中。

为了帮助那些希望把本书作为参考书使用的人，我在索引中用罗马字母拼音列出了本书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和各种法律规章的日文名称（译本略——译者）。本书也为某些组织的名称和创始日期及个人姓名编制了附录。但只有研究过原始材料的人们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有最后定论的问题，而在有些情况下，作出定论是不可能的。

这部书所以能完成也是由于有以前的著作，因为我主要以压缩形式将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分别使用于这部著作的某些章节。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埃尔布里奇·西布利先生的帮助，我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得到一笔地区研究培养基金，这使我能够在日本度过一年，同很多日本学者和社会运动参加者商讨，并研究只有在日本才能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我最衷心感谢耶鲁大学的矢永千藤志教授，他为给予我指正和鼓励慨然花去大量时间。我还感谢耶鲁大学的戴维·恩·罗威教授，他曾提醒并建议我要把主题保持在易于驾驭的范围内。我特别要感谢东京大学的丸山真男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的鲇泽岩教授、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罗纳德·迪·多尔教授，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斯·科恩教授，哈佛大学的艾伯特·克雷格教授以及目前在东海大学的河上民雄教授，他们阅读了全

书手稿并提出了意见。我也感谢现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大河内一男教授和也在该校的卫藤沈吉教授，他们阅读了部分手稿。

在和我合作完成这项研究计划的同仁中，我最感激我的两位主要合作者阿伦·科尔和上原英男，因为我分享了他们的知识、观点和积累的资料，他们的富有创见的考虑和高尚的思想贯穿着这项研究计划。我也感谢罗纳德·多尔，他在一段较短时间内帮助了我。此外，我在这里要向为这项研究计划聘请的三位官方顾问表示真诚感谢，他们是，矢永博士、目前在国际基督教大学的蜡山政道博士和美国现任驻日本大使埃德温·O·赖肖尔，他们为帮助我花费了时间和精力。最后，我要感谢东京的自由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泉诚一，现任日本国际书店主任的蜡山道雄和目前在东京大学的吉田昌南，他们给予我们可贵的帮助，使这项研究计划得以真正完成。

我感谢八岛太郎先生，他的书《新太阳》(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43年)使我产生了写作此书的模糊的或最初的启示。我是战争时期在军事情报日语学校读到这本书的。

我也必须提到各图书馆给予我的特殊帮助，它们是：耶鲁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常石先生)、哈佛大学图书馆(楚凯明先生)、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凯女士，林顿先生和亚姆波尔斯基先生)、弗莱彻尔学院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黑田先生和比尔先生)、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图书馆、东京市政研究所图书馆(特别是田村仙元助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图书馆。我向所有这些图书馆表示感谢。

最后，我愿向耶鲁大学出版社中给予我巨大帮助的那些品格非常高尚的人们表示感谢。他们是鲁恩·勒·戴维斯小姐、戴维·霍恩先生和阿瑟·贝肯斯坦先生。

在这篇序言中，事实上不可能列出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这

里也不可能充分表达我对他们的深切感谢；尽管如此，我还必须提及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即我的妻子阿斯特里德·玛丽亚·安德森·托顿。

但是，无论我得到了什么帮助，我对本书采用或摒弃了的“事实”、书中的解释或校订*负完全责任，我在这本书中表达的观点，未必与有关本书的概念形成、调查研究、提供资助或负责出版的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的观点相同。

*：指英文本。——编者

序 言

卞立强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陶慕廉 (George Oakley Totten, III) 先生的学术著作《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即将在我国出版，他要我为他的这部著作写篇序言，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力不胜任的任务，尽管我们都是研究日本的同行，我从他的著作中学习不少有益的东西，得到很多启发，但我们所研究的领域不同，所以我对他的著作不能妄加评论，只能写几句题外的话。

我跟陶慕廉先生相识，是1980年4月间他到北京大学来作有关日本政治的学术报告开始的。这次学术报告会恰好是由我主持，首先使我感到诧异的是，我面前的这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学者竟然有一个“陶慕廉”这样典雅的中国名字。我想，这与他的夫人是著名的华人妇女活动家李惠英女士当然有关系。但我后来了解，也并不完全是如此，陶慕廉先生本人就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广泛的修养，对中国有着很深的友好感情，他和李惠英女士在美国一直积极从事美中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工作，他们所居住的洛杉矶市和我国的广州市结成姊妹城市，就是他们夫妇在中间起了促进和桥梁的作用。“陶慕廉”这个中国名字所体现出来的他对中国的美好感情，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和尊敬。

在那次学术报告会上，使我留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陶慕廉先生为了照顾听众中有不少人是研究和学习日本问题的师生，他没有用自己的本国语言英语，而用流畅的日语作报告。后来了解，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懂法语、汉语乃至朝鲜语等；他主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从事有关中、日、美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他还经常到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欧洲去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从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应该说他是一个具有广阔视野的国际性的学者。

自1980年以来，陶慕廉先生曾多次来我国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他不仅是一位学贯东西、视野广阔的学者，而且为人诚挚，态度谦虚，作风朴实，使我感到他是一位值得自己尊敬和学习的良师益友。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我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荐出版陶慕廉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我推荐出版这部著作的理由是，这部著作是陶慕廉先生在60年代初期到日本实地考察、采访，深入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写成的。这部著作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是他的代表作之一，1966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美国和日本均博得了好评。

我推荐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理由是，近年来我国对日本的研究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关于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运动以及人物和组织等的研究，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就我所知，不要说研究，就是翻译介绍也似乎很少。所以翻译出版陶慕廉先生的这部著作，可以暂时填补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和翻译的空白。尤其这是一部日本以外的学者研究日本的著作，我相信这会对我国的日本研究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最后我想就这部著作的译者赵晨同志作一点介绍。赵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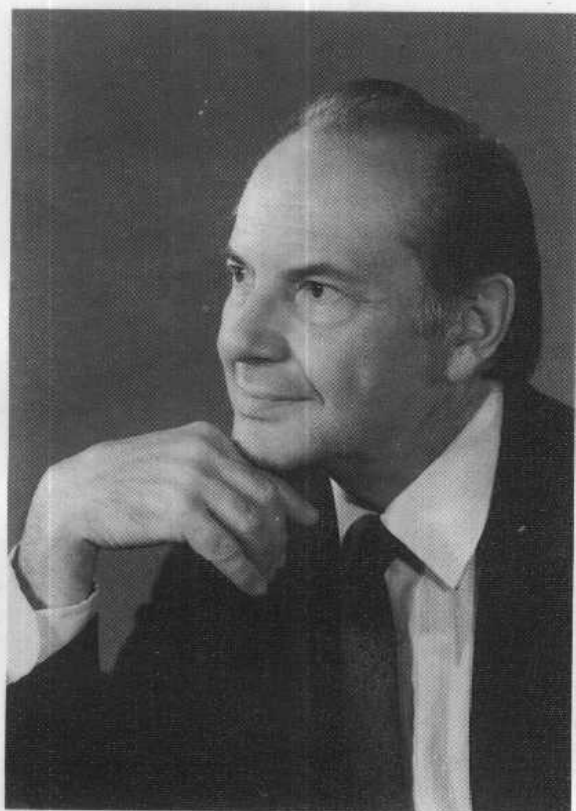
志是一位年轻的亚洲问题研究者，他具有较丰富的日本知识以及较扎实的日本研究的基础，英文和日文的水平都较好，他翻译陶慕廉先生的著作我认为是合适和胜任的。

1986年4月3日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作者简介

陶慕廉教授是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也是该校东亚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他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中文。1942年他志愿参军，在军队中学习了日语。战争中，他作为翻译，被派到东南亚。在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他是驻日美军的翻译。他在日本遇到了许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人。他决定对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进行研究。他能够使用新闻检查机关和警方所搜集的材料。本书中，三分之一的部分是以压缩的形式采用了他在耶鲁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在另外的三分之二部分中，他解释了整个日本社会运动的背景，其中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妇女运动、在日朝鲜人运动以及部落民运动，并且进行了分析。

陶慕廉教授1922年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他早年对战争与和平、革命与逐步演进以及各国文化相互影响等问题很有兴趣。其著作(包括合著)有：《战前日本的民主》、《战后日本社会党》、《发展中国家：寻找模式》、《捕鲸，美日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日本的新海洋政策》、《阿里兰之歌：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党人》。陶慕廉教授还翻译了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本书在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中已被公认为是一本经典著作。



George Oakley Totten IV

陶慕廉